

1 邂逅

“瘦了，我都瘦了。”老大对着镜子龇牙咧嘴，一边伤感地捏捏自己的脸蛋子。

刘学和老疙瘩正趴在窗户上，远眺校门外一排酒楼饭店的霓虹灯，刘学目露凶光，“谁说朱门酒肉臭啊，我不嫌臭，现在谁要给我 50 个羊肉串 我就是他的人了！”

“贱！”老疙瘩吐了口唾沫，“要是我，开价至少 80 串！”

我有气无力地站起来，同时吩咐赵赤峰，“你先用酒精炉烧一锅开水，我到隔壁去，说下面条儿就缺俩鸡蛋——回来咱们煮鸡蛋吃！”

赵赤峰摇头，“这招儿都用几次了？隔壁现在看鸡蛋看得比老母鸡还紧呢。”

寝室门咣当一下被踢开，一个肉滚滚的大脑袋晃了进来，“我代表校党委来看望大家 都死绝了吗 还有没有喘气儿的？”

“华哥来了！”这回好了，我们有希望了！”一屋子人都欣喜地迎上去。

华哥叫李伟华，是大三的前辈，本来我们想尊称他“伟哥”，他很敏感地谢绝了。华哥兴致好的时候，常给弟兄们讲述学校的野史秘闻及各届师长的风流韵事，号称我们东大的荷马。

“多长时间没下馆子啦，嘴里快淡出鸟来！”刘学从华哥兜里摸出盒烟，自己点上一支，扔给我一支。

“弟兄们都馋坏了，嗷嗷待哺啊，哥哥你看……”

华哥的脸色马上严肃起来，“我提一个问题，你们谁还有钱 破？”

房间里顿时死一般地沉寂，我们都羞愧地低下头。半晌老疙瘩脖子一梗，“你们看我干啥，我就剩下 300 块钱——隔壁张宽要请客都借他了。”

“唔？这太不正常了！张宽让疯狗咬了？”华哥的瞳孔忽然收缩。

“正常——这小子高中的俩女生来了。张宽他瘦驴拉硬屎，说卖血也要搞好接待工作，把我的 NIKE 也穿走了，就是没说请我作陪，哪怕客气客气也……”

“靠 这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视而不见！”华哥激动起来，“你们信息工程都教什么了，真是恨铁不成钢！人家不请，我们不会自己去吗，难道我们就这么傲慢吗？！”

弟兄们都是悟性很高的，当时就兴奋起来了，“华哥，您的意思是，我们找上门去，再装作不期而遇……”

“呵呵，换个文学点儿的说法，这就叫邂逅！”

哥儿几个冲出寝室，呼啸而下。沿途受惊的各个房间纷纷探出脑袋，“出什么大事儿啦？”

“没事儿，没事儿，9点的飞机，肯定能赶上航班！”大家乐滋滋地回答。

张宽没说在哪儿请客，这难不倒我们，我们当机立断分成两组，华哥、老大、刘学一组，我和赵赤峰、老疙瘩一组，出校门分东西两个方向严密排查。

20分钟后，我收到刘学报捷的短信，非常简洁，“托福居，5包房，菜硬，貌美！”

我们扑到托福居的包房，老大和刘学正帮着张宽点菜。张宽尽量表现得很惊喜，对应邀出席和硬要出席的客人致欢迎词。鼓掌时我斜眼去看，两位女生还真有几分姿色。

酒过三巡以后，弟兄们开始露出原形。“鱼，我所欲者也！”老大夹了一筷子干烧鲭鱼放在嘴里，果然碰上了那位文学女青年崇拜的目光。老疙瘩与另一位女青年很谈得来，两人从交换对三好街盗版软件的心得体会开始，顺便交换了彼此的电话、邮箱、QQ号……这俩小子光顾着自己撒欢儿，完全忽视了闷头灌酒的张宽，一张脸已经变成了酱茄子色儿

华哥是善解人意的，吃过主食以后就张罗大家走，“不

能再打扰了，你们老同学多聊聊，我们撤，我们撤！”

半个钟头以后，大家正坐在寝室里心满意足地剔牙，张宽跌跌撞撞地闯进门，明显是喝高了。张宽的眼光从我们的脸上——掠过，每个人都感到了一丝寒意。

“我恨你们！”张宽从胸腔里迸发出一声怒吼。华哥和我赶紧过来陪着笑打圆场，指着老大和老疙瘩，“过分啦，你们俩确实有点过分啦。”

“没一个好东西！”张宽转向老疙瘩，“钱，我会还你的，五百年后我连本带利都还你！我还不上，还有我儿子……”

老疙瘩大惊失色，此时张宽已经完全失控，盯上了华哥，“老不正经的，花花肠子最多……在自己地盘混不下去了，跑这里装什么大瓣儿蒜！”

华哥细皮嫩肉的老脸上难得地泛起一阵酡红，勉强自我解嘲，“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

张宽呜呜咽咽地哭开了，“我，我暗恋了整整三年哪，就是没有机会……”

“这里面你爱上哪个啦？”大家问。

“两个我都喜欢……”

见势不妙，我连忙递了一个眼色给华哥，“华哥，要不咱们出去遛遛？小弟有点事儿正想请教。”

在张宽不断的咒骂声中，华哥和我蹿出寝室，离开宿舍楼百米开外方才放缓了脚步。

校园里大雪覆盖，一片洁白。华哥和我默默无语，走过冶金馆，走过采矿馆。夜里小北风一刮还真挺冷，我忙把羽绒服的两个帽子翘系紧了。“有护翼耶，给你更多的保护！”华哥没话找话。

我满腹心事，没搭理他。两个人顺着自强路，默默地走到“东大红人”铜像底下。这里号称东大的 BBS，大理石底座光滑如镜，从建成之日起，就被涂满了民间创作的各色流言、抒情诗和污言秽语，学生处和校工多次联合清剿均无法将其扑灭。某天有位高人在此富有启发性地留下一段帖子：“谁能告诉我，东大最性感的美妞是谁，最犯贱的傻狗又是谁？”后面是一溜跟帖，用各种笔迹给出了答案，而且名单还有无限延长的趋势。最下面是一行白粉笔字，“胡涂乱写——可耻！”

我在台阶上站定了，低着头，吐出一句话：“华哥，我想我有可能是恋爱了。”

华哥眉头一皱，翻了我两眼，“美女？”

“也不算漂亮，不过，肯定不丑。”

“才女？”

“不是那种小精灵似的，看样子倒不笨。”

华哥盯着我，“王小旗，你确定自己是动了真格儿了？”

“这个，”我合计了一会儿，“反正在班里我第一次见到这女孩，就像挨了雷劈似的，心脏马上绞痛，胃也开始疼。”

当时我就想，王小旗，你完蛋了，这就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终身伴侣啊。”

“还有，”我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我经常梦见她，而且梦还是有颜色的。”

“黄色？”华哥当即想到邪道上去了。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做其他梦都是黑白的，有她的梦却都是五彩缤纷的……”

“够了，”华哥面无表情地打断我，“你跟我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逸夫楼最东边的阶梯教室。华哥指着后排一张桌子，“大一的时候我就用这张桌子。”

我定睛一看，桌子的右上角深深地刻了一个“早”字，笔画粗胖，倒像是华哥的真迹。我不禁肃然起敬，“您这是向鲁迅先生……”

“不！”华哥仿佛陷入沉思，“当初我也曾喜欢上一个女孩，犹犹豫豫地下手晚了，以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我这是警示自己 泡妞也须趁早！”

“华哥！”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走出逸夫楼的时候，华哥回过头问我，“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李蓝 李是李清照的李 蓝是蓝色生死恋的蓝！”

2 调研

老疙瘩很早就超越了人机对话的阶段，直接进入人机对骂的最高境界。凡是他觉得用 C# 语言跟电脑说不明白的时候，一连串儿恶毒的咒骂劈头盖脸就倾泻过去。

“你个熊蛋！娘西皮！妈拉个巴子！王八羔子！SHIT！怎么又是 BUG！”

有时候急眼了老疙瘩还动手，拳脚交加的，光键盘就摔零碎好几回，也成了耗材了。

刘学凑过去，“老疙瘩，积点口德吧，小心你那机子真有了智能，哪天漏电电死你！”计算机专业的臭毛病多，包括主机机箱总是特意裸露着，各色插板线头让人看着就头皮发麻。

我们这个寝室人员构成贼拉复杂，五兄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老疙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赵赤峰学政治，刘学是法律，老大和我是新闻学。在我们寝室搞几天调研，回去就能写一篇《东大社会各阶级分析》……因为出了个新贵郭某——九州数码的总裁，加上老贵刘某某和东硬集团，东大学挨踢的都牛上了天，好像东大光只是他们的母校，对我们就是继母！

还有人编笑话刺激我们，说领导在大会上讲话，“这次

活动全校师生都很努力，上至信息学院，下至文法学院……”，靠，下至都出来了，还“秋分”呢，身在理工院校不幸学的却是文法，这种矮了八辈儿的痛苦，外人很难理解。

东大有十几个学院，名字改来改去，其实都还是老瓢子。像材冶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现在是过气了，好歹人家历史上曾红过。像工商管、外院，都和文法差不多德性，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现在就是东大的第三世界。说是发展中国家，可没人相信你还能有什么发展，我们自己都不信。

华哥在外语学院，他的专业就有点黑色幽默了——外贸俄语，基本上濒临灭绝。华哥这样解释他的选择，一是他外祖母的父亲可能是白俄贵族，他身上流着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二是他多少有点大舌头，极其适合俄语的发音特点。

华哥真是义薄云天！这几日痔疮犯了，流了很多血，还不忘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华哥忍着剧痛，一拐一拐地领我到学生处大花名册上过筛子，终于查出来一个李蓝高中的同班同学。这小子是体育特招生，肌肉发达满脸粉刺，喝着我买的啤酒还一脸的不耐烦，“李蓝，有点印象，挺白净的，她父母可能都是搞艺术的。那姑娘挺老实，那时我们都没怎么注意她。”

据粉刺说，当时班里稍有姿色的女生都有主儿了，还有被外班拐跑的，像李蓝这样剩下的还真不多。

靠！这帮人都是什么眼光啊。

“没谈过恋爱，这就比较麻烦！”华哥帮我作分析，“少女情怀总是诗嘛，通常说少女情窦初开，潜意识里对未来男友总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框框，如果遇到一个人恰好大部分能进到这个框里，那成功率就非常之高了。现在，李蓝没谈过恋爱，参考不出她喜欢的是哪种类型，要猛男还是要才子？要忧郁的还是要阳光的？没办法按方抓药了，不过搞浪漫点儿总不会出错吧。”

一边说着，华哥满腹狐疑地瞧了瞧我，“你小子不会也是这个这个初涉爱河吧？”

“什么话！”我斩钉截铁地驳回，“兄弟从前的情感生活，那还是颇为凌乱的！”

其实我是在吹牛。尽管我发育得还算早，曾偷偷喜欢过历任女同桌，可惜都是叶公好龙。高二的时候，眉来眼去大半年，才冒死给班上的文艺委员写了封情书，文中使用了大量排比和对仗。不料这小蹄子忒狠毒，竟给贴到学校的阅报栏里，还用红笔修改了错别字，对精彩段落作了批注。本来感觉她对我也有点儿意思，事实证明那完全是幻觉。

此事成为母校年度头条娱乐新闻，轰动一时。与之并列入选的是，某女和某男感情破裂，本来无可厚非。可某男万不该当众将某女手织的围巾退还，某女感觉受辱，在众女生的支持下将某男馈赠的一串风铃高悬于男厕所门上，并附简短文字说明。

这以后我一蹶不振，直到踏入东大，仍然保持着小男孩的纯真无邪。最初，我怕受经历丰富的同学歧视，后来发现东大有很多人仍然是一张白纸，尤其学理工的，开窍儿都晚。

赵赤峰比我还纯洁，说话都不带脏字。一次赵赤峰右手中指烫伤，校医用白纱布给缠上了。这位仁兄逢人便展示伤情，高高竖起中指，挨了 N 多臭骂了才算明白怎么回事。

还是华哥点拨我，要注意团结李蓝身边的女孩子，多少人搞对象的时候忽视了争取丈母娘小姨子，最后都追悔莫及。我划了个范围，把重点放在李蓝同寝室的姐妹上。

献媚是有学问的，在食堂排队碰上当然要躬身请姐妹们先，在超市结账碰上尽量顺手代付。要讲究巧妙、隐蔽，比如姐妹们做了个新发型，直接说真好看那就俗了，表示惊讶即可……马屁上没有手掌的痕迹，而我已拍过！

还要能脱口而出俏皮话，老子庄子海子樱桃小丸子都得熟悉。我注意把握的原则是：态度殷勤而不失身份，赞美真诚而适度夸张，展示才华而绝不卖弄。

反正只要李蓝不在场我就很放松，态度也从容了，思维也跳跃了，举止也潇洒了。只求姐妹们对我有一句半句好评能传到李蓝的耳朵里，为将来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

对身边的哥儿们，我表现得就比较赤裸裸，一般直接说“我们家李蓝以后多照顾点儿啊”，或者念叨“蓝妹这两天好像又瘦了”。我的打法是先把舆论造出去，就好像老虎在自己

的领地周围撒上尿，对其他人的觊觎之心起到一个预防作用。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应该说收效不大，问题不少。李蓝好像还是毫无知觉，平时在班里既不多看我一眼也不少看我一眼。看来是信息传播通道出现了问题，没能送达有效受众，也就不可能有反馈。

哥儿们的反应倒正常，顶多说一句，“你神经病啊！”可怕的是，李蓝的姐妹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了，尤其唐美，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总对我瞄来瞄去的，没准现在我提出约会她都能答应。看来我的表演是有点过了，赶紧得往回收。

华哥说，“王小旗，你现在的司马昭之心，是行人和过往车辆都知道了，就是当事人不知道！”

我咬着牙发狠，“走着瞧！将来，我有了儿子，名字一定叫王青。”

“为什么？”

“这都不懂 莠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3 佳作

人要是走运真是挡都挡不住。你快走两步，就追上运气了；你慢走两步，运气就追上你了；你走得不紧不慢吧，一扭头，运气正和你并肩而行！

活该兄弟我要露一下这张俊脸。那天的大课本来我是逃的，赶上寝室停电，就想去教室散散心也好。进门后吓了一跳，系主任也在。老爷子正讲到新闻专业最要紧的就是笔杆子。“多读不如多写，学校就是要创造更多的实战机会，锻炼同学们的实际动笔能力。

“下面我们就开始新闻系的首届现场写作比赛，本次大赛东硬集团慷慨赞助了 5000 元人民币，就叫阿尔法杯，”老爷子有点得意，“呵呵，这次军事演习，事先我谁也没告诉！”

题目发下来了，《生活》和《东大，我要对您说》，两个任选其一。题目够老套的，但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比较之下，前者显得没那么恶心，我开始认真构思，一扭头，老人在座位上显得很激动，呼哧呼哧直喘粗气。老大什么都好，就是名利心太重。

我先在草纸上大致勾画出提纲，我准备直接从网络时代给生活带来的巨变谈起，再倒叙对比今昔生活的变迁，最后引出对生活真谛的思考。等基本做到心中有数之后，正式开始在卷子上创作。

天有不测风云，我刚刚提笔写了一个遒劲有力的“网”字，小腹突感一阵绞痛，而且感觉还在继续向下延伸。坏了，肯定是昨天刘学搞的生黄瓜蘸酱吃多了，不应该啊，虽然没洗可我都在袖子上擦啦。我试图坚持完成作品，可身体实在不允许，有现场直播的可能。

短暂地权衡利弊之后，我果断地交了卷子，以刘翔的速度冲进男厕所，时间刚刚好，接下来的过程就很享受了。

下午回到寝室，老大显得踌躇满志，说他已经做好了获奖的心理准备，他选的题目当然是《东大，我要对您说》，“抒情很真挚、很深沉！”

10 天之后，公布大赛结果，我，竟然荣获冠军，并获奖金 1000 元！

老大落选，破口大骂评委“有眼无珠，草菅人命”。等到卷子和评语一起公布出来，老大不吱声了，连我都傻了。评语说，“该文虽然只短短一个字，意蕴深远，思想深刻，精炼传神，视角独特，一个网字，既能表达出网络已成为一些青年人生活的全部，又可理解为面对复杂的现实、情感生活，犹如重重罗网，要自强不息，寻找出路……如此等等，几乎可以涵盖生活的每个层面！”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啊！”我一时惊喜交集，转向老大，“看来你拍马屁的功夫还是不到家，马屁要拍好，不单需要激情，更需要技巧！”

几天来我都沉浸在喜悦中，下午，突然接到刘学短信，“青鸟酒吧，薄酒祝贺！”

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吧。我兴冲冲赶到南门外的青鸟酒吧，这两个字通常我们都读作青鸟（diǎo），招待贵宾才敢进这儿来。兄弟们早来了，赵赤峰是一小瓶科罗娜，其他

每人一杯龙舌兰，这酒贼冲，号称墨西哥二锅头。

老大笑吟吟地拿过一个盒子，“拆开，拆开看看！”没想到还有惊喜，我打开盒子一看，是一双安踏的跑步鞋，尽管样子贼土，但我还刚好用得上。

“难得兄弟们费心了！”我心头一热，突然看到赵赤峰的眼光有点躲闪，顿时升起了一个不祥的预感。顺着赵赤峰的目光往下瞧，这几个损贼每人脚上都是一双安踏跑步鞋，崭新的！

“难道莫非你们竟然……”

刘学过来，大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对，奖金已经发下来了，我们已经替你领了，哥儿几个跑了一中午给你选的礼物，我们顺便每人蹭了一双，这也是为了今后寝室集体活动可以统一着装 树立形象！”

“这群畜生啊！”我痛心疾首，太反常了，这回东大的办公效率怎么高起来了，“这钱来得容易吗？看上去就一个字，可背后有多少智力消耗你们懂吗？这钱我本来是要捐给失学儿童的，没想到叫你们这群土鳖给祸害了！”

刘学还不乐意了，“别学张宽那么小肚鸡肠啊，告诉你，这些酒可是兄弟们自己集资的。再说了，本来还给你剩了四百多呢 替你捐了不就完了！”

我倒！

不管怎么说，这次成功让我深受鼓舞，认定自己属于另

类思维，创作上也应该另辟蹊径。

本次阶段考试，作文题目是写人状物叙事均可，限定 800 字以上。我一看时间反正也不够用了，当即故伎重演。

我写的是物，就是老疙瘩那台破收音机。我用 50 字描写了收音机的外观，接着就打开了收音机。

“里面发出一连串的滋滋、嗡嗡、吱吱、噼噼、啪啪声，然后是一阵地心岩浆涌动喷发的爆裂声，最后有了断续的男女莫辨的人声：

“……在巴格达……桥附近，日本籍男……人质……手持 AK47……与穆斯林长老会商讨……绑架了……多名蒙面武装分子……日本国外交……晚召开新闻发布……录影带……要求……该组织……48 小时内必须……处死人质！……斩首！……日本政……乐于见到……努力……劫持和爆炸……拒绝……人质安全释放……和其他解救措施……

“……收音机又坚持吱嘎一阵之后，再次归于死寂，人质的命运如何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

这则新闻是我在课桌上的旧报纸里随机摘抄的，大量的标点符号被我用来充抵字数。时间紧迫，顾不上人质的死活和对原文造成的重大曲解。完稿后一数，不多不少 818 个字，大吉大利！

可能是慑于我一字千金的光环，这篇文章仍被作为范文之一在系里展示，稍觉遗憾的是老师不肯再写评语。

一眼看到李蓝和另一个女生正在展板前读我的文章，心跳立即加速，我两步凑过去，全身的血直往脑袋上涌，只意识到鼻子里嗅见一丝淡淡的，洗发水的清香。

李蓝向我转过头，“上一次那个网，还可以说你有些机智，这次就纯粹是投机取巧了！”

“对！对！！我头点得像鸡啄米，最起码李蓝开始关注我了，而且不能说她的话里面没有褒奖的意思。

走的时候，李蓝对我笑了一下。她笑的时候，鼻子先皱起来，然后笑容从嘴角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地漾开。

4 隐私

赵赤峰在寝室里一直落落寡合。

首先他并不是内蒙人，而是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人，据说重庆从四川分出去的第二天，码头上就打出巨幅标语：欢迎四川人民到重庆来！赵赤峰及其家人一直认为，东北除了盛产酸菜和笑星，基本上还是不毛之地。我们班倒真有一个内蒙人叫巴图，他最打怵写家信。因为信封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哈音布日都淖尔草场……”光收信地址就好几行。

更主要的是，赵赤峰瞧不起东大。他高考成绩失常，是

个北大“漏儿”。赵赤峰说记忆中自己并没有填东大政治系这个志愿，不知道是怎么到这来的。赵赤峰眼里，北大是梦中情人，完美无瑕，高不可攀，东大则是情敌，俗不可耐，死不足惜！

刘学不胜其烦，“一个破北大有什么了不起的，想当初第二次直奉大战，要是张老师打得再好一点，占住北京城，张少帅早把北大合并成东大分校了！”

“再说，一个真正的老爷儿们，不能总想着跟学校沾光，得让学校跟着我牛逼！”

刘学的话完全不切实际，赵赤峰还是忍不住絮絮叨叨的。直到刘学实在忍不下去，找把老虎钳子，嘎巴嘎巴，把赵赤峰的校徽掐头去尾，掰掉前面和后面的“学”字，就剩下“北大”扔给赵赤峰。

除了赵赤峰，我们几个能考上东大，那已经是坟头上青烟滚滚了，我都没好意思说当初我爸摆了几桌的酒席。所以我们都像从监狱里放出来似的尽情狂欢，短期内是不可能再用功了。只有赵赤峰还保持着高考前的节奏，不仅不逃课，还上晚自习，还去图书馆！赵赤峰从内心应该说还是希望和我们搞好关系的，只是实在没法把我们当作同路人。

赵赤峰最看不上刘学。其实刘学真该改名叫刘不学，除了不看书，他根本就不上课，甚至拒绝参加各科考试。如果能在补考中腐蚀师长过了最好，过不了就挂着。刘学说他研究过东大的学籍管理办法，学生降级必须本人提出申请。